

走出文革連載 23

走出文革

晚風輕輕吹過樹林

(接上一期)
侯國屏：
校慶那天，連果義、蒯大富、英英和文霞要我導游，表示一定要去看看葉志江《晚風輕輕吹過樹林》中的那個長椅。從二校門到西門的河邊一共有兩個這樣的長椅。面朝河，背對馬路，用水磨石制成，椅背很高。路上的行人不刻意關注，是不易看到樹叢後椅子上坐的人。現在清華的孩子們祇知道有個情人坡（在北院舊址處），不知道這裏的。也就是老人們來這裏看看了。
葉志江：
我想，每個人都會有他（她）心中的長椅，或許還不止一個，雖歲月之久遠而永存記憶。譬如，在湖北小站的樹林邊上那張未經加工的石凳當然不會有這河邊的長椅

那樣幸運被保存至今，但在我的腦海中卻從未消失過。
林海：
淺淺的流水是從南往北流的。侯國屏可以作證。水往北流，風往南吹，似乎暗藏玄機。
紅色和綠色調在一起會變成什麼顏色？在加法系統中，例如電腦屏幕、電視等能自發光的物體，紅色和綠色相調和變成黃色。而在減法系統中，例如油畫、汽車噴漆等反射光線的物體，紅色和綠色相調和變成黑色。但是還有一些特例，即雖然是反射光線的物體，但是色彩并不完全調和在一起，例如法國“點彩派”的繪畫和中國的刺繡，紅色和綠色密布在一起，會產生一種看起來閃閃閃動的黃色。葉志江，你能由此感悟到什麼象徵意義嗎？
葉志江：
我們的影視大導演都深通此道，可按不同的題材選擇不同的色彩混合原理。例如電影《色，戒》便將抗日鋤奸的紅色和男女之情的綠色混合

成黃色的床上戲，讓觀眾大飽眼福。狂奔的汽車在高速公路上追逐的鏡頭是那些關於黑社會的暴力片少不了的鏡頭，那一類影片都是將紅色的血和綠色的美鈔混合成恐怖的黑。法國言情片總是將紅男綠女的故事拍得金光閃閃，中國的宮廷片則將紅牆綠瓦的鏡頭化入龍袍上熠熠閃動的金黃色。
沈昆：
葉兄，你這令人神往的晚風，怎麼一下子就吹過去了，廣州之行難道就終止于火車上？還是你施展了什麼手法（蒙太奇之類？），後面還將回放？葉兄，我想你刪掉了如果不是最精彩的也是非常精彩的一些內容，對吧？
葉志江：
GOTO 我的開場白，將最後一段像國屏兄那樣“一句一句，仔細琢磨”。我已經說了，這不是一個完整的故事，我刪去了許多情節，僅留下革命和愛情間的互動。沈兄，讓我們重溫最高指示：“你們要

關心國家大事。”
《色，戒》公映，三場床戲全部被刪。街頭巷尾便傳得欲仙欲死，讓賣盜版的小販大販狠狠地賺了一票。大凡讀者或觀眾的心理都一樣，越是說被刪掉了，越是想探個究竟。
托爾斯泰寫《安娜·卡列尼娜》，渥倫斯基和安娜的那場床戲被托翁刪掉了所有細節，祇用了一句話“他終於如願以償了”。你會忘掉那些赤裸裸的鏡頭，但你不曾忘掉這句話和你由此產生的聯想。李安和托翁孰優孰劣，可立判。
作為愛情故事，當然會有許多美麗的和不太美麗的情節、種種複雜的情感和心理活動、每個人行為的是非和恩怨。你可以說這都是些很精彩的內容，但這都偏離了本文的主題。
侯國屏：
《隨園詩話》中有柳永的一段佳話。仁宗標榜儒雅，不喜浮艷虛



本報特約作家 葉志江

薄之文。進士柳三變，好為青樓烟花之曲，傳播四方。嘗有《鶴衝天》詞雲：“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及臨軒放榜，仁宗特意將柳三變貶落於孫山外，曰：“且去淺斟低唱，何要浮名！”直至景祐元年，柳方及第。後易名為永，始輾轉入仕途。
然則千載之下，一代詞宗柳永的大名依然家喻戶曉，但還有誰記得宋仁宗呢？

救美

文革期間，清華大學紅衛兵組織井岡山兵團分裂為兩派。一派以工程化學系學生蒯大富（前排左一）為首，稱為井岡山兵團總部，俗稱“團派”。另一派以工程力學數學系學生沈如槐（前排右一）為首，稱為井岡山兵團414總部，俗稱“414派”。兩派的人員則分別稱為“老團”和“老四”。
清華大學幾萬名師生員工中絕大部分人，或因政治觀點的不同，或因個人的經歷、地位等不同，甚至因同學間關係的親疏和其他

一些偶然因素而分屬兩派。在兩派發展的鼎盛期，團派號稱擁有一萬多人，而414派號稱擁有一萬八千人。
1968年4月23日，兩派學生在打了一年筆墨官司後終於兵戎相見，在美麗的清華園裏真槍實彈地打了三個多月，史稱“清華百日大武鬥”。這場武鬥奪去了十多個年輕的生命，也為席卷全國的紅衛兵運動劃上了句號。
在大武鬥中，我和熱戀中的女友陳育延沒有投身於正面戰場，而是客串了一個被人稱為英雄救美的插曲。這次客串，雖說很冒了一點生命危險，但在日後却成爲一段佳話，四十多年後

的今天還有人已經或打算寫入他們的書中。
然而，各人的立場不同，對這件事的解讀也就相異。紅衛兵領袖沈如槐看到的是清華兩派你死我活的鬥爭注一；大學教授曾昭奮看到的是文革對科學的褻瀆注二；而女性的感觸又使得黃肖路和杜欣欣兩位女士更關注事件的愛情層面注三。
當我回顧這段往事時，我最大的感受却是一種人生的體驗。倘若要給清華文革留下一點什麼真相的話，或許我因“救美”而身陷科學館黑牢的遭遇可以爲清華百日大武鬥中的個人命運提供一個獨特的視角。

1968年5月中旬，我（左二）從內蒙回到已成爲武鬥戰場的清華園。當我找到陳育延時，她立即告訴了我一件駭人聽聞的事：我們這一派（團派）的人活活打死了414派一個叫孫華棟的學生。我們兩人本來就反對武鬥，這件剛發生的事更使我們感到武鬥的殘忍。陳育延是團派的總部委員，但她決定寧可不要這頂烏紗帽，也不參與武鬥了。
5月19日，我們準備離開清華回家。臨走前，陳育延將一個裝有十幾本日記的書包放在我的自行車後架上。當我推着自行車和她走到大禮堂時，在我們前面有兩條路通向校門，右手一條路要經過

414派占領的科學館，而左手一條路則是經過團派的據點。
我和陳育延開玩笑：“敢不敢從右面這條路走？”不料我的這句玩笑話竟使我們經歷了一場生死考驗。
當時，偌大清華園裏幾無行人。我們在右邊的路上走了沒有幾步路，就被科學館屋頂上放哨的人發現。好在武鬥初期，雙方都還沒有真槍真炮，使用的都是人類最原始的武器。屋頂上的人用大彈弓將拳頭大的石頭向我們射來，以示警告。
陳育延性格剛烈，幾塊石頭反而激怒了她，不肯接受我後退的建議。（未完待續）

南京·東京連載 23

南京·東京(二十一)



本報特約作家 鄧雷

(接上一期)
新幹綫、巴士、鐵路交通也全部堵塞，她又馬上給大女兒一竹發電子郵件，一竹剛從美國留學回來日本上班，她通過各種方式聯系父親和小妹妹。最後，一家人終於聯系上了。原來劉洪友正在往銀座去，打算參加一個書法展。回家的路上交通暫時阻斷，他和大女兒一竹、小女兒一櫻暫時在銀座王朝飯店住了一宿。
劉洪友全家都在關心這次日本史無前例的大地震。從電視裏看到，地震引發了海嘯，海水以摧枯拉朽之勢吞噬了一座座民房，這些在幾分鐘前還安居樂業的居民區瞬間消失得無影無踪。日本氣象廳11日說，當天發生的強烈地震已在日本東北太平洋沿岸引發巨大海嘯。電視畫面顯示，高達數米的海浪將車輛民居等卷入海中。
人在暴虐的大自然面前是那麼地蒼白無力，完全處于任其宰割任其擺布的境地。在岩手縣，相關

機構觀測到高達4米的海浪，地震還可能引發高達10米的海浪。這些海浪像一個巨大的食人鯨魚，瞬間能把所有的東西吞沒。
這次的地震是災難性的，全國各地都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損失。宮城縣仙臺市發生大規模停電。市內多處發生燃氣泄漏。
仙臺機場全部航班停止起降。千葉縣JFE鋼鐵東日本煉鐵廠因燃氣管道破損發生爆炸，火焰衝上數十米高，生產被迫中斷。據統計，震後日本由于燃氣泄漏等原因，共有84處地點發生火災。
宮城縣地方消防部門則稱，利府町購物中心的天花板坍塌，有多人被埋。NHK電視臺報道說，日擊者稱有“數人受傷”。
地震後，東京附近的千葉縣市原市一油罐儲庫起火。當地電視臺畫面顯示民眾紛紛從樓中跑出。東京警視廳透露，東京臺場的東京電信中心大樓附近冒出濃濃的黑烟。東京一座大型購物商場屋頂坍塌，有人員受傷，但數量不明。日本著名地標性建築東京塔11日下午因受強烈地震影響，塔頂部三分之一處出現歪斜。
日本強烈地震搖動地軸，導致本州島平移3.6米。
接下來，福島第一核電站核洩漏事故等級從4級提高爲5級。這是日本迄今最爲嚴重的核洩漏事故。
日本明仁天皇在當地時間16日下午通過電視向日本國民發表講話，他祈禱在這次大地震和海嘯

後人民平安，并對正在升級的核危機表示關注。
日本發生地震後，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就此致電日本首相菅直人，代表中國政府向日本政府和人民致以深切慰問，表示中方願向日方提供必要的幫助。同日，楊潔篪外長致電日本外相鬆本剛明表示慰問。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姜瑜11日說，中方已向日方表示，爲幫助日本抗震救災，願意向日本派遣救災隊和醫療隊。中國紅十字會已經向日本紅十字會捐款100萬人民幣。
三年前是祖國大地震，劉洪友組織日本學生募捐；現如今是居住國大地震，他決定飛回南京，組織南京人募捐。
劉洪友聯系了三位朋友，一位是南京雲上文化藝術中心董事長崔衛東，另一位是南京新城市廣場董事長朱獻國，還有一位是南京石林集團總裁劉正雲。
3月27日下午，南京市長江路藝術中心門前，“爲日本大地震募捐”的標語十分醒目。南京藝術及企業界等各界人士200多人匯聚在中心二樓展廳，爲日本地震災區舉行了賑災義捐活動。
南京雲上文化藝術董事長崔衛東說：“旅日中國著名書法家、日中文化交流促進會會長、全日本華人書法家協會主席劉洪友先生特地回到南京，將與來自南京、蘇州、鎮江、淮陰等地的著名書畫家、企業家一道，爲日本賑災義捐。”
劉洪友在活動現場說：“災難無情人道有情，中日兩國一衣帶水

唇齒相依，在日本人民遭受如此苦難的時候，理當患難與共慷慨解囊。”
時任中國書協顧問、江蘇省書協主席尉天池揮毫寫下了“勝日尋芳泗水濱，無邊光景一時新。等閑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和“群鴻戲海，雲鶴游天”兩幅十二平尺的作品。時任江蘇省書法家協會副主席、南京市書協主席孫曉雲女士寫下了“勇者勝”“仁者壽”“大愛無疆”三幅八平尺書法作品。知名書法家徐純原、桑作楷、邵希平，畫家李小白、王志華、劉健等30餘人，個個都是現場創作，這也是以前很少見的场景。
活動現場，書畫家們現場潑墨，企業家們紛紛解囊，飽含中國人民對日本災區人民的深情，共募集捐款人民幣804220元。日本駐上海總領事館領事影山剛士先生代表日本災區人民接受了捐款。
當問起劉洪友爲什麼熱衷于做中日民間交流使者，做“兩國地震兩地募捐”這樣的事時，他是這樣說的：“我并不是刻意要做中日民間交流使者，最起碼我自己沒有這麼去想。我在日本事業起步階段就受到了日本人民的幫助，這祇能算是樸素的知恩圖報。我生活在日本，流淌的是中國人的血，我也想着中國好，想着日本好，想着中日兩國關係好，這樣我們在日華僑才能過上好日子。”
日本的外務大臣表彰獎，是日本政府設立的獎項，表彰對象是在日本的對外關係領域做出巨大貢獻并取得顯著功績的人士。因長

年跋涉在文化絲綢之路上，專注從事中日交流事業，2016年，劉洪友獲此殊榮，也是唯一的在日華人獲獎者。
外務省的“受賞者功績概要”稱：劉洪友氏，1988年來日，1998年設立“中國書法學院”，2002年設立了NPO法人日中文化交流促進會。一直以來，他通過書道爲日中文化交流（書道教育、舉辦書道展、促進中日書法家的交流）盡心盡力。2008年，他在中國南京開設了“和平友好櫻花園”，種植了8000多株櫻樹，還樹立了130座日中韓書道作品的石碑。“和平友好櫻花園”以舉辦日中共同賞櫻會爲首，還展開了各種各樣的日中文化交流事業。通過這些活動，劉洪友爲促進日中友好親善和相互理解做出了貢獻。
當日上午，劉洪友還分別收到居住地葛飾區區長青木克德、中國駐日本國大使程永華發來的賀電。
劉洪友表示，推動中日友好，應該從文化互動做起。無論是推動中日書法交流，還是創建“和平友好櫻花園”，就是給文化和藝術搭臺，讓更多中國人了解日本，也讓日本人了解中國人民渴望和平與美好生活的願望。劉洪友的最大願望，是把多年來在日本的親身經歷告訴祖國人民、南京人民。讓祖國人民了解到日本各界人士對中國的友好情誼，把純正的日本古典文化和現代文明，把日本人民反對戰爭、倡導和平的心聲傳達給南京，傳送給中國，讓中日友好世代代傳遞下去。